

两晋南北朝史

(上)

吕思勉
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两晋南北朝史

(上)

吕思勉 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晋南北朝史 / 吕思勉著. --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7. 8
(中国断代通史)

ISBN 978-7-5680-2531-7

I. ①两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研究-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①K235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7494 号

两晋南北朝史

Liang Jin Nan Bei Chao Shi

吕思勉 著

策划人: 杨 静 段 勇

责任编辑: 杨 静

责任校对: 李 琴

责任监印: 朱 玢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电话: (027) 81321913
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

邮编: 430223

录 排: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

印 刷: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81.5

字 数: 1207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8.00 元 (上中下册)


华中出版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吕思勉（1884 - 1957），字诚之，江苏常州人。与陈垣、陈寅恪、钱穆并称“史学四大家”。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、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，在通史、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吕思勉自学成才。幼年系统阅读经学、史学、小学、文学等各种典籍。23岁后专治史学。先后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、常州府中学堂、上海光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。

《两晋南北朝史》是吕思勉先生的五部断代史著作的第三部。

吕思勉读书广博，治学严谨，有《经子解题》《理学纲要》《宋代文学》《先秦学术概论》《中国民族史》《中国制度史》《吕著史学与史籍》《文字学四种》《白话本国史》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《先秦史》《秦汉史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《吕著中国近代史》等著作传世。

目录

第一章 总论 / 1

第二章 晋初情势 / 9

第一节 政俗之敝 / 9

第二节 戎狄之患 / 16

第三节 封建之制 / 24

第三章 西晋乱亡 / 29

第一节 齐献王争立 / 29

第二节 八王之乱上 / 35

第三节 八王之乱下 / 42

第四节 洛阳沦陷 / 50

第五节 长安倾覆 / 57

第六节 巴氏据蜀 / 62

第七节 张氏据河西 / 70

第八节 鲜卑之兴 / 72

第九节 荆扬丧乱 / 79

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/ 89

第一节 元帝东渡 / 89

第二节 北方陷没 / 91

第三节 东晋初年内乱 / 107

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/ 119

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/ 125

- 第一节 刘石兴亡 / 125
- 第二节 后赵盛衰 / 132
- 第三节 冉闵诛胡 / 139
- 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 / 147
- 第五节 桓温灭蜀 / 151
- 第六节 殷浩桓温北伐 / 154
- 第七节 桓温废立 / 168

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/ 172

- 第一节 秦灭前燕 / 172
- 第二节 秦平凉州仇池 / 176
- 第三节 秦平铁弗氏拓跋氏 / 179
- 第四节 肥水之战 / 185
- 第五节 后燕后秦之兴 / 191
- 第六节 秦凉分裂 / 200
- 第七节 拓跋氏再兴 / 209
- 第八节 后燕分裂灭亡 / 213
- 第九节 秦夏相攻 / 223

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/ 228

- 第一节 道子乱政 / 228
- 第二节 孙恩之乱 / 235
- 第三节 桓玄篡逆 / 237
- 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/ 245
- 第五节 宋武平卢循谯纵 / 249
- 第六节 宋武翦除异己 / 253
- 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/ 257
- 第八节 魏并北方 / 265

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/ 278

- 第一节 宋初内衅 / 278
- 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/ 286
- 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/ 293
- 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/ 300
- 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/ 304
-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/ 310
- 第七节 魏大武南寇 / 316

第九章 宋齐兴亡 / 325

- 第一节 元凶弑逆 / 325
- 第二节 孝武世诸王之祸 / 329
- 第三节 前废帝之败 / 335
- 第四节 子勋败亡 / 346
- 第五节 宋失淮北 / 350
- 第六节 明帝诛戮宗室大臣 / 359
- 第七节 宋治盛衰 / 363
- 第八节 后废帝之败 / 366
- 第九节 齐高篡宋 / 373

第十章 齐梁兴亡 / 378

- 第一节 齐武文惠猜忌杀戮 / 378
- 第二节 郁林王之败 / 383
- 第三节 明帝诛翦高武子孙 / 388
- 第四节 齐治盛衰 / 393
- 第五节 东昏时内外叛乱 / 397
- 第六节 梁武代齐 / 404

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/ 415

- 第一节 冯后专朝 / 415
- 第二节 孝文迁洛 / 422

第三节 齐魏兵争 / 430

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 / 435

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/ 448

第一节 魏政荒乱上 / 448

第二节 魏政荒乱下 / 457

第三节 北方丧乱 / 462

第四节 尔朱荣入洛 / 471

第五节 梁武政治废弛 / 476

第六节 梁纳元颢 / 485

第七节 孝庄帝杀尔朱荣 / 491

第八节 齐神武起兵 / 498

第九节 魏分东西 / 505

第十节 东西魏争战 / 513

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 / 518

第一节 侯景乱梁上 / 518

第二节 侯景乱梁中 / 524

第三节 侯景乱梁下 / 531

第四节 江陵之变 / 538

第五节 陈武帝却齐师 / 549

第六节 陈平内乱上 / 556

第七节 陈平内乱中 / 561

第八节 陈平内乱下 / 566

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/ 574

第一节 齐篡东魏 / 574

第二节 文宣淫暴 / 580

第三节 孝昭武成篡夺 / 590

第四节 武成后主荒淫 / 596

第五节 周篡西魏 / 610

- 第六节 周齐兵事 / 615
- 第七节 陈取淮南 / 619
- 第八节 周灭北齐 / 621
- 第九节 陈失淮南 / 628

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/ 632

- 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/ 632
- 第二节 陈后主荒淫 / 642
- 第三节 隋并梁陈 / 647

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/ 653

- 第一节 东方诸国 / 653
- 第二节 南方诸异族之同化 / 665
- 第三节 林邑建国 / 680
- 第四节 海南诸国 / 687
- 第五节 海道交通 / 695
- 第六节 北方诸异族之同化 / 703
- 第七节 羌浑诸国 / 709
- 第八节 西域诸国 / 719
- 第九节 柔然突厥兴亡 / 736
- 第十节 东北诸国 / 743

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 / 748

- 第一节 昏制 / 748
- 第二节 族制 / 766
- 第三节 户口增减 / 778
- 第四节 人民移徙 / 789
-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/ 795

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/ 806

- 第一节 门阀之制上 / 806

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/ 819

第三节 豪右游侠 / 836

第四节 奴客部曲门生 / 841

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/ 854

第一节 物价工费资产 / 854

第二节 豪贵侈靡 / 870

第三节 地权不均情形 / 879

第四节 侈靡之禁 / 887

第五节 借贷振施 / 891

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/ 898

第一节 农业 / 898

第二节 工业 / 908

第三节 商业 / 913

第四节 钱币上 / 921

第五节 钱币下 / 930

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/ 940

第一节 饮食 / 940

第二节 仓储漕运余粟 / 950

第三节 衣服 / 958

第四节 宫室 / 972

第五节 葬埋 / 987

第六节 交通 / 1002

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/ 1020

第一节 政体 / 1020

第二节 封建 / 1024

第三节 官制 / 1028

第四节 选举 / 1044

第五节 赋税 / 1065

第六节 兵制 / 1083

第七节 刑法 / 1096

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/ 1118

第一节 学校 / 1118

第二节 文字 / 1140

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/ 1150

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/ 1158

第五节 史学 / 1170

第六节 文学美术 / 1190

第七节 自然科学 / 1202

第八节 经籍 / 1213

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/ 1230

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 / 1230

第二节 佛教流通 / 1250

第三节 道教建立 / 1276

第一章 总 论

魏、晋之际，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。自三国以前，异族恒为我所服，至五胡乱起，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。五胡之乱，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（304）刘渊之自立。越十三年，愍帝被虏，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。自是南北分立。自元帝建武元年（25），至陈后主祯明三年（589），凡二百七十三年，而南卒并于北。隋文帝虽云汉人，然民族之异同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，此则不独隋室，即唐室之先，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。（《廿二史札记》云：“两间王气，流转不常，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，则帝王出焉。如南北朝分裂，其气亦各有所聚。晋之亡，则刘裕生于京口；萧道成、萧衍，生于武进之南兰陵；陈霸先生于吴兴；其地皆在数百里内。魏之亡，则周、隋、唐三代之祖，皆出于武川，宇文泰四世祖陵，由鲜卑迁武川。陵生系，系生韬，韬生肱，肱生泰，是为周文帝。杨坚五世祖元素，家于武川。元素生惠赍，惠赍生烈，烈生赟，赟生忠，忠生坚，是为隋文帝。李渊，三世祖熙，家于武川。熙生天赐，天赐生虎，虎生昀，昀生渊，是为唐高祖。区区一弹丸之地，出三代帝王；周幅员尚小，隋、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；岂非王气所聚，硕大繁滋也哉？”王气所聚；说太落空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之祖，生于数百里内，亦不足论。中华人事繁复，此固无甚关系也。至于周、隋、唐三代之祖，皆生武川，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，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，其附从之功臣，亦易出于此。不惟周、隋、唐，北齐兴于怀朔，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。武川，今綏远武川县。怀朔，今綏远五原县。）唐室武功，超轶汉代，然实用蕃兵、蕃将为多，与汉之征匈奴，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。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，虽不久覆灭，然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，又纷纷窃据，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。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，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。若是乎，中国民族，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？曰：否。《秦汉史》既言之矣。曰：“文明之范围，恒渐扩而大，而社会之病状，亦渐渍益深。孟子曰：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胜火。以社会组织论，浅演之群，本较文

明之国为安和，所以不相敌者，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。然役物之方，传播最易，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，恒慕效如恐不及焉。及其文明程度，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，则所用之器，利钝之别已微，而群体之中，安和与乖离迥判，而小可以胜大，寡可以敌众，弱可以为强矣。”（第一章。）以文明之群，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，宁独中国？马其顿之于希腊，日耳曼之于罗马，顾不然邪？夫党类（class）既分，则与异族为敌者，实非举国之民，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。此等人，当志得意满之余，溺骄淫矜夸之习，往往脆弱不堪一击。卒遇强敌，遂至覆亡。其覆亡也，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，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。此时多数人民，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，若为人所服，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。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，于何见之？其胜负于何决之？曰：视其文化之兴替。两族相遇，文化必有不同，观其孰替孰兴，而文化之优劣分，而民族之存亡，亦由之而判矣。信如是也，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，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，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，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。（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，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，不可误会。）中国之见侮于异族，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，其说可得闻与？曰：可。两族相竞，若战陈然，居前行者，实惟政治。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，政权迄在外戚、宦官手中，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（189）董卓入洛，凡历八十六年，其紊乱可以想见。此时为举国所期望者，莫如当时所谓名士，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，读《秦汉史》第十章第四节、第十四章第五节、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。此时相需最殷者，曰综核名实，曰改弦更张。督责之治，魏武帝、诸葛武侯皆尝行之，一时亦颇收其效，然大势所趋，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，故人亡而政亦息焉。近世胡林翼、曾国藩，承积衰极敝之余，以忠诚为唱，以峻切为治，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，而亦不能持久，先后最相类也。改制更化，魏曹爽一辈人，颇有志焉。然其所图太大，不为时俗所顺悦；又兵争未久，人心积相猜忌，进思微利，退计自全，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。此等相争，正人君子，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。宣王本惟计私图；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，然既承宣王之业，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；文王更无论矣。与司马氏相结合者，率多骄淫狙诈之徒；司马氏之子弟，亦日习于是，而其材又日下；而时势之艰危，人心之险诋如

故；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；灭吴之后，又直可以有为之时；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，急切之事如徙戎者，且不能举，皇论其他？而杨、贾、八王之祸，且代异己之诛钜而起矣。晋室之倾颓，固非一朝一夕之故，盖自初平以来，积渐所致，势固不易中止也。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，固非一二臣卫，而为士大夫之群，今所谓中等阶级也。士大夫而多有猷、有为、有守，旧政府虽覆，树立一新政府，固亦非难。当时之士大夫，果何如哉？中国在是时，民族与国家之见地，盖尚未晶莹。东汉名士，看似前仆后继，尽忠王室，实多动于好名之私，挟一忠君之念耳。此等忠君之念，沿自列国并立之时，不能为一统之益，而时或转为其累。（参看《秦汉史》第十四章第四节。）又既沿封建之习，则诸侯之国，与卿大夫之家，其轻重本来相去无几，由是王室与私门，其轻重之相去，亦不甚远；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，而保国卫民之念，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。刘、石肆虐，北方之名门巨族，相率迁地以图自全，鲜能出身犯难者，由此也。（携家避地，固始汉末，然是时为内乱，而晋初为外患，衡以内乱不与，外患不辟之义，则晋之士大夫，有愧焉尔矣。）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，则苟得沃土，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，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。东晋之名流，率图苟安而怠恢复；（如蔡谟之沮庾亮，王羲之之毒殷浩。）其挟有奸雄之才，而又为事势所激者，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；（如王敦、桓温之称兵。）以此。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，虽云不足与有为，然南方剽悍之气，固未尝减。（观周处可见。参看《秦汉史》第十一章第八节。）使晋室东渡之后，得如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者而用之，北方之恢复，曾何足计？其时南方之人，盖亦有图自立者，（如陈敏等是。）而事不易成；北方之名门巨族，挟一王室之名以来，自非其所能抗；而南方之政权，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，其何能淑，载胥及溺焉。直至北府兵起，江、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，然积弱之势既成，狙诈之习未改，日莫途远，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，亦不能竞恢复之绪矣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，皆起自寒微，所信任者，非复名门巨族。然所用寒人，资望大浅，虽能纲纪庶务，而不能树立远猷。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，大州重任，必以宗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，既成恒轨，人心之倾险，又难骤更，而骨肉之相屠，遂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。佞幸当朝，权奸梗命，其局势较东晋更劣，其渊源，则仍来自东晋者也。一时代之风气，恒随一二人

之心力为转移。当神州陆沉之余，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？然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，实亦缘其所处之境。先汉之世，学士大夫，人人有志于致用。自经新莽之丧败，遂旁皇而失其所守。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，实不能有当于人心。其思力较沉挚者，乃思舍迹而求道。其于五经，遂束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而专重《易》；其于诸子，则弃髦名、法、儒、墨、纵横而专言道。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，然其所规画，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；甚或视世事大渺小；谓有为之法，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。其力薄才弱者，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，遂至新亭燕集，徒为楚囚之对泣焉。此以外攘言之也。以言乎内治：则自东汉以来，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，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。承之以释、老，而此等见解，愈益牢固而不可拔。而其所谓淑己之道，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。听其言则美矣，责其实，殆如彼教所谓兔角、龟毛，悉成戏论。此晋、南北朝之士大夫，所以终莫能振起也。至于平民，其胼手胝足，以自效于国家、民族，以视平世，其艰苦固不翅倍蓰；即能陈力于战事者，亦自不乏。然民兵之制既废；三五取丁等法，实为以不教民战；而广占良田，规锢山泽，荫匿户口者，又务虐用其人。北方遗黎，或抔结立坞壁，以抗淫威，亦因所抔结者太小，终难自立。其异族之窃据者，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，汉民既手无斧柯，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。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，以自效于国家、民族也。凡此，皆晋、南北朝三百年中，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。

然则此时代中，我国民之所建树者何如？岂遂束手一无所为乎？曰：其大成就有四焉，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，故民族之移徙，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。四者惟何？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。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。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。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。^① 古之为治者，本今所谓属人而非属地，故曰“有分土无分民”。封建之世，等级之严峻，盖非后世所能想像。秦人虽云父兄有天下，子弟为匹夫；汉世用人，虽云不分士庶；然特政事之措置，名门巨族，在民间之权势自若也。古黄河流域，盖汉族居平地而异族居山。长江流域，初盖江湖缘岸，亦为异族所据，后稍与汉同化，其不同风者，乃亦相率而入山。故

① 移民：晋时之移民，士庶等级平，地方畛域化，山胡越归化，江域开辟。

秦、汉之世，江、河之域，皆颇似后世之西南诸省。而江域拓殖较晚，荆楚犹称火耕水耨，而扬州无论矣。自汉末以来，中原之民，乃因避乱而相率移徙。彼其移徙也，率皆宗党亲戚，相将而行；或则有地方豪望，为之率将；故其户数多至千百；恒能互相周恤，建立纲纪。（参看《秦汉史》第十三章第四节。当时移徙之民，与所移徙之地之民，畛域难遽破除者以此，其移徙后易以自立，易以自安者亦以此。以本皆族党、乡里，则能互相扶助而力强；而移徙之余，所处之地虽变，所相人偶之人，仍未大变也。）观此，可以知其为力之强。夫在一地方积有权势者，易一境焉，则其权势必归消失。北方诸族之南迁者，观史所载广占良田，规锢山泽，荫匿人户等事，一若皆为豪富之徒，实则此不过其当路秉政者，其余则皆日入于困窘矣。隋、唐以降士庶等级之渐夷，盖非徒九品中正之废，而实缘士族之生计日趋困窘。故与庶族通谱、通昏者，不一而足也。北人之初南徙也，其与当地之民，盖犹格不相入，故必侨置州郡以治之。其时移徙者之意，必曰：寇难削平，复我邦族，则依然故我矣。乃井里之丘墟如故，乡闾之旋反无期，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断；人民亦以岁月之久，侨居者与土著者日亲；而积古以来，各地方之畛域，渐次破除矣。当时河域之民，播迁所届，匪惟江域，盖实东渐辽海，西叩玉门，北极阴山，南逾五岭焉。其声教之所暨被，为何如哉？若此者，皆其民之较强者也。其单弱贫困者，不能远行，则相率入山，与异族杂处。当时所谓山胡、山越者，其名虽曰胡、越，而语言风俗，实无大殊，故一旦出山，即可以充兵、补户，可见其本多汉人。然胡、越之名，不能虚立，则又可见其本多异族，因汉人之入山而稍为所化也。湘、黔、粤、桂、川、滇、西康之境，自隋至今，历千三百年，异族之山居者，犹未尽化，而江淮、宛洛、河汾之际，自汉末至南北朝末，仅三百余年而遽成其功，虽曰地势之夷险不同，处境之安危亦异，然其所成就，亦云伟矣。自有史以来，至于秦、汉，文明中心，迄在河域。自河域北出，则为漠南，自河域南徂，则为江域。论者或病中国民族，不能北乡开拓，致屡招游牧民族之蹂躏。然民族之开拓，必乡夫饶富之区。江域之饶富，较之漠南北，奚翅十倍。执干戈以圉侵略，固为民族之要图，开拓饶富之区，以增益文化，其为重大，殆又过之。江域之开拓，实我民族靖献于世界之大劳，其始之自汉末，其成之则晋、南北朝之世也。此皆我民族在此

时代中成就之极大者也。其为功，视以兵力攘斥异族于行阵之间者，其大小难易，宁可以道里计？恶得以治理者之劣弱，北方政权，暂入异族之手而少之哉？

民族之所建树，恒视乎其所处之境。自然之境易相类，人造之境则万殊，故各民族之史事，往往初相似而后绝异，以其初自然之力强，入后则人事之殊甚也。东洋之有秦、汉，西洋之有罗马，其事盖颇相类；中国见扰乱于五胡，罗马受破毁于蛮族，其事亦未尝不相类也。然蛮族侵陵以后，欧洲遂非复罗马人之欧洲，而五胡扰乱之余，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如故也。此其故何哉？中国有广大之江域以资退守，而罗马无之，殆为其一大端。此固可云地势为之，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，然其殊异之由于人事者，亦不乏焉。罗马与蛮族，中国与五胡，人口之数，皆难确知，然以大较言之，则罗马与蛮族众寡之殊，必不如中国与五胡之甚。两民族相遇，孰能同化人，孰则为人所同化，虽其道多端，而人口之众寡，殆为其第一义，此中国同化五胡之所以易，罗马同化蛮族之所以难也。此非偶然之事，盖中国前此同化异族之力较大实为之。又蛮族受罗马文化之薰陶浅，五胡受中国文化之涵育深。不特慕容廆、苻坚、元宏，即刘聪、石虎，号称淫暴，亦特其一身之不飭，其立法行政，亦未尝不效法中国。当是时，我之民族性，固尚未形成，彼辈之茫昧，殆更甚于我。试观五胡造作史实，绝无自夸其民族，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。以视后来金世宗、清高宗之所为，迥不侔矣。异族之与我族遇，民族性之显晦，辽、金之间，殆为一大界。^①自辽以前，异族无不视汉族为高贵而思攀附之、效法之者。自金以后，则无是事矣。此其故，盖由辽以前诸族，始多附塞，或且入居塞内，女真、蒙古、满洲，则皆距塞较远也。此可见我民族同化异族之力，不待五胡扰乱，而潜移默化，业已有年矣。又不独此也。罗马受蛮族之侵陵，欧洲遂倒演而入于封建之世，而中国自五胡乱后，其为大一统依然也。此又何故哉？此实由罗马之为国，本不如中国之统一，故一旦覆亡，一文官、武将，若地方豪右，教中尊宿，蛮族酋豪，皆能成为一区域之大长，其权力历久而不敝，既无能一统之者，则其彼此之间，遂互相隶属，层累相及，而封建

^① 民族：异族民族性之显晦，辽金间为一大界。